

过去的百年,在浓烈的变幻和追寻之中 他们取得了一场又一场丰收

过去的一百年,浓烈的变幻和追寻,极大地激发着艺术家们感知和智性的蓬勃绽放,对于“美术”的重新诠释,折射出人们对外延世界和内深心灵的双重艰难求索,而在这种艰难之中,毫无疑问地诞生了飞跃的加速度。
每一个境遇,都如套在牛身上的犁,碾碎从前土块,耕出槽沟,成为下一次播种的最好准备。他们取得了一场又一场的丰收。

王肇民:刻画对人民和土地的深情

王肇民是中国著名美术家、美术教育家,熟稔多种艺术形式,对于素描、水彩、国画、油画皆擅长,且善作古体诗词。他在单纯明确的画面中营造的庄正大度,确立了当代水彩画的一种全新审美标准。

他是一个很擅长因地制宜的人,不管去到哪里,似乎都能找到激发灵感之处——

求学北平,绘《景山》;滞留重庆,写《登高》;于武昌,日夜驻点长江大桥,留下工地盛景;而在被命运推至的每一个田间垄头,他画下对人民和土地的深情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日复一日早出晚归农活之余,他曾用生产队会计记账的毛笔,画着人物速写,创作《打谷车》《饲养员》等一批画作。今天看到的许多以牛为题材的画作,也都诞生于那段岁月。

牛,是他经常观察的对象,他画下它们的劳作、休憩、漫步。受限于当时材料,有时色彩和线条不同于前,如何在匆忙的时间中勾勒出力量和形,则



■王肇民作品

更成为一重考验。我们看他这批画作,能体会出他对画面布局的掌控,以及在追求真实的前提下,以简洁有力的体积勾勒,来呈现力量的创作手法。

牛,凡耕犁时皆头颅下垂前倾牵

引,肩胛骨随之高耸,以示正竭尽全力;而休憩时,多为牛首微昂,肩颈顺滑,四腿更常于浓密的草地中掩映,所有细节,体现出画家对现实的关注和尊重。

李可染:以未泯的童心遥敬田园

李可染是二十世纪的山水大家。曾师从齐白石、黄宾虹,得前者“墨块”“墨线”,后者“积墨”“渍墨”“破墨”之诀,丰富了传统技法的表现力。借鉴西画的明暗处理,创山水画黑、满、重、亮的新画风。

李可染也是一位画牛高手。他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画牛,一开始画北方的黄牛,后来画南方的水牛,借助中国画特有的晕染效果,将水牛展现得活灵活现。

广东美术馆收藏的这一幅《浅塘渡牛图》,是李可染先生晚年的作品。这幅画创作于1982年,画面

着墨不多,形式更简洁,更有现代气息与大师气质。画面章法舒简,用留白来表现水和天,寥寥几笔就画出了双牛的筋骨,浓墨淡墨结合,表现出水牛伏在水中的悠闲景象,生动而富有趣意。上方则是疏柳拂风,春意盎然。牧童坐在牛背上,回首望向远方,这是李可染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。

郎绍君先生曾对李可染的牛这样评价:各式各样的耕牛图都造型严谨、笔墨精炼、极富情趣,透露出画家未泯的童心和对诗意田园生活的向往。



■李可染 浅塘渡牛图 广东美术馆藏

胡一川:视觉冲击之下的埋头苦干



■胡一川 牛犊变工队 广东美术馆藏

胡一川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位重要革命美术家、教育家。广东美术馆的收藏中,有一幅胡一川先生创作的套色木刻作品:《牛犊变工队》。

这幅作品诞生于1943年,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,也是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第二年,正值农业从个体生产走向集体化的起步时期。胡一川先生在延安,深入农村生活,亲眼看到陕北农民变工互助、开荒生产、团结协力克服困难的场面,有感而发,创作了这幅作品。

这幅画的色调浑厚明朗,色块整齐分明,表现了黄土高原上特有的自然环境,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。画面中的变工队农民神情严肃,脚步刚毅,以坚定的决心和毅力开拓新生活,对未来充满信心。画面中的耕牛更是奋力向前,体现出一种勤劳憨厚、埋头苦干的“牛精神”。

古元:真挚的眼睛能看到日常之美



■古元 牛群 广东美术馆藏

古元的艺术扎根人民。古元1940年从“鲁艺”毕业后,便去碾庄参加农村基层工作,担任当地的文教委员,和农民生活在一起,他时常一个人观察、体验延安的人文风貌,从生活中获取了大量创作题材。他的心中最关注两件事:一是朴实憨厚的陕北老乡;二是自己的艺术创作。

在基层工作期间,古元了解到陕北农民对家畜的喜爱心情,于是创作了《牛群》《羊群》《铡草》《家园》4幅木刻,拓印很多张,分送给乡亲们,深受当地农民喜爱。

求真务实、表现生活中的典型形象和典型事物,是古元的艺术追求。古元的作品里,有浓郁的地方色彩、朴实的民风民俗。包括《牛群》在内的这几幅作品都是农村生活的赞美诗,充分地表现了古元对于农村生活的爱。这些农村的美是土地之子的真挚的眼睛所看见的日常的美。



▲谭华牧 牧牛归 广东美术馆藏

◀石鲁 养牛老汉 广东美术馆藏



▶符罗飞 放牛的老农 广东美术馆藏